

禮記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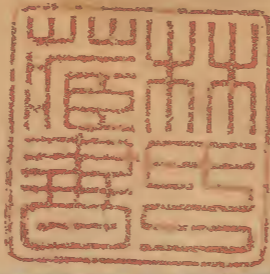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號
一三九		架	冊
五八五		冊	

三九	二〇六三	34	函
二八	五六三	36	冊
一五			

世四之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763
冊數	585 (488)
函號	369 198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四

淺草文庫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鄭氏曰權平也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也盡之盡其情也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孔氏曰原本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君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之盡意思念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謹慎測度罪人之意善惡淺深之量以分別之使不相亂也聽獄之人又當盡悉已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之人情不有抑屈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已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與

衆庶共論決之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比例也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也

長樂陳氏曰輕重言其罪淺深言其情大小言其辟原父子之親則以恩掩義立君臣之義則以義掩恩悉其聰明則得其情致其忠愛則哀矜而勿喜疑獄與衆共之呂刑所謂胥占是也衆疑赦之呂刑所謂刑罰之疑有赦是也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敬而已一於敬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爲法之經哉其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曰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序也而不可亂焉行其事者其可以無倫乎亦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深各有量

也而不可過焉原其情者其可以無測乎亦在乎測之而已事非有感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感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由乎用誠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汎愛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已可疑則資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又不以偏愛而有所釋必察其罪之在大辟則比於大辟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辟則比於小辟以成其獄比之爲言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首言權之者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爲常也然事情不可以無辨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李氏曰五家為比有罪則竒哀相及而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則不相及也比必相及所以使之止其惡父子兄弟不相及所以使之全其恩故曰必原父子之親為王之親而有罪則適輕犯王之親有罪則適重凡賢者能者有功者勤者為王之賓者皆有以寬而宥之犯之者反此故曰立君臣之義原在乎情故曰原立在乎義故曰立權者至於平而止之物也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聽以五辭正以五刑刑之正也正以五罰正以五過刑之變也司寇正刑明辟師聽五辭之謂也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正于五刑之謂也郵罰麗於事正于五罰之謂也衆疑赦之正于五過之謂也古之聽獄也察下之妄偽無所逃其罪而罪之所疑猶赦之此亦務省刑之道而有以見

先王之仁也

石林葉氏曰父為子隱親之也臣為君隱尊之也親之則為仁故原之則以重本尊之則為義故立之則以正名二者於理為可而於罪則不可量輕重而行者乃所以為權也刑所施有輕重輕下服而重上服則其序也罪有淺深深者刑重淺者刑輕則其量也序則有理故意以論之量則有制故慎以測之此四者所施不同要其刑罰明辨而不失此所謂別之也聰明則聽獄訟者也忠愛則斷獄訟者也聰明近智精而思之在己忠愛近人推而及之在人故聰明言悉忠愛言致智則得其情仁則哀矜而勿喜聽斷獄訟至此則待之已盡至於罪有可疑而衆共赦亦必從之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雖然罪有輕重則事有大小引事類而比附以決之然後成獄辭

講義曰父子之親若周官議親之辟是也君臣之義若周官議賢之辟是也

金華邵氏曰用刑以平允為主不可偏於一也原父子之親則近於愛故必權之以君臣之義則不溺於愛意論輕重之序則近於私故必謹測淺深之量則不流於私悉其聰明則近於察故必致其忠愛而不陷於察如此而或偏於一未之有也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鄭氏曰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于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即此外朝也獄成告於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又當作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孔氏曰成獄辭者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吏以成辭告於正正得吏告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鄭註云鄉師之屬鄉謂鄉士師謂士師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非周禮地官之鄉師也漢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也正聽已竟又以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聽獄訟成以告於王也鄭註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是鄉士遂士縣士職文彼註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

異其應死刑之罪要之者爲其罪法之要辭卽是囚之狀
辨錄爲要狀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嘉石平罷民焉罷
民則是犯罪之人鄭註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
故知聽於外朝也棘取赤心而外刺見周禮註王命三公
參聽之者王旣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
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更共參準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
相參而聽之也註云周禮欲免之公會其期遂士職文三
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王三又者三三事
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鄭註云一宥以下周
禮司刺文不識者不審也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
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聞帷
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
宥之若不當三事故造罪者然後制刑

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
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獄辭始於史者以掌
官書故也正之聽也特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
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辭又成矣故可以告之於王
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專
以一官之聽猶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
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
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或在
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可以制刑矣而又宥之故謂
之又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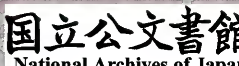
長樂陳氏曰正周官鄉士之類是也史鄉士史十有二人
之類是也王必三宥然後有司制刑者王以道揆而貴乎
寬有司以法守而貴乎嚴寬則天下之所樂嚴則天下之

所畏

山陰陸氏曰正無常位顧所言何如耳若建其正立其貳則正大司徒大司寇是也正掌官法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則正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鄉師士師是也此言大司寇又言正則正謂小司寇矣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又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是二者上之所敬謹也若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雖曰未麗於刑亦刑之事也然則大樂正

所屏大司寇所刑司市所罰一歲幾何皆君相之所當先知者故王齋戒受諫冢宰齋戒受質不敢以為後故曰天子齋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司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鄭氏曰法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變更也孔氏曰此文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刑者例也此說刑之不可變上刑是刑罰之刑下例是例體之例言刑罰之刑加人例體又曰例者成也言例體之例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則上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是也

延平周氏曰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蓋刑罰者所以防其故者也故雖輕亦在所不赦

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應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親上也

馬氏曰刑之所以為刑者猶人之有例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為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為成人故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曰一成而不可變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

山陰陸氏曰凡作刑罰輕無赦言如上所謂可謂恕矣即欲作而與之雖輕又不可赦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是也刑者例也者刑者人之刑也無趾曰天

刑之安可解天之所謂刑異乎人之所謂刑例者成也者人之刑論成而已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雖王猶不得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李氏曰司寇職曰聽萬民之獄訟以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用情訊之所以盡其心及十日斷之以其一成而不可變也故舜獨命士曰欽哉欽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鄭氏曰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其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也左道若巫蠱及俗禁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鵲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空

行偽至而澤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而辭不可習

孔氏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巫蠱若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太子宫是也蠱者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害人者俗禁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鄭衛多淫風故謂淫聲鄭云之屬者桑間濮上之音亦是也鄭子臧好聚鵠冠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楚子玉為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左傳瓊弁謂馬飾皆異服也公輸般請以機窳者指其人巧謂之竒技指其機窳謂之竒器故竒技竒器總謂般也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談偽事辭理明辨不可屈止

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鄭註虛華謂習偽習非捷給謂辨博而澤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如今時之人執持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眾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嚴陵方氏曰析言則離於理破律則壞於法亂名則失其實改作則反其常若是者皆執左道以亂政也故殺竒技足以蕩人之心竒器足以喪人之志所學者非則道失其正矣況至於澤而及人乎假於鬼神則以禍福而惑人者也假於時日則以災祥而惑人者也假於卜筮則以吉凶而惑人者也雖不足以亂政亦足以疑眾矣故亦在所殺也左道者以於道逆而不便也國語士蔣曰太子君之貳

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是則左以言其逆也春秋南遺曰冢卿無齒介卿以葬不亦左乎是則左以言其不便也

馬氏曰淫聲所以惑民聽異服所以惑民視竒技竒器所以惑民心偽對誠之辭非對是之辭言行偽而不由於誠學順非而不由於是猶足以感動人之善心甚者至於堅辯博澤有以惑衆故殺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時日畏法令而不以正告則謂之假假於鬼神之幽而信其卜筮之明則有以惑於衆故殺之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其教之也則鄉師攷教察辭稽器展事合方氏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行人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

其禁之也大司徒有造言之刑亂民之刑大司樂禁淫聲司稽禁不物者大祝禁逆祀命者然則析言以亂理破律以亂法亂名而失實改作以敗常執左道以畔順以至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政疑衆者其在所殺宜矣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者多出於在上者之所為故亂政所謂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也淫聲以至時日卜筮多出於在下者之所為故疑衆所謂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者也亂政者其害大疑衆者其害小此亂政之誅所以先於疑衆也時日卜筮必有禁何也古者天子有守龜諸侯有守筮大夫有所占則請卜於君而已是在下者無卜筮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破律破後王所述改作改先王所作若瞽史諭書名是亦名也



李氏曰舜典曰怙終賊刑怙自恃以為姦者也終遂而不反者也賊害人者也三者先王之所刑而刑之莫先於怙此四誅之所以不聽也求之周官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所謂暴力亂政者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所謂矯誣犯禁者也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與夫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所謂作言語而不信者也故禁越氏曰以告而誅之所以誅其不聽也先王之世道德一而習俗成其行有若是者乎蓋亦備法所不免也後世道德既微而奇行者於刑無誅義理既晦而異言者於法無禁行偽者其行之有故言偽者其言之成理淫辭不能放詖行不能距此君子所以思反經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先王盛時道德一於天下言而有法則可述離析其言則為無法事正其名則事成亂名改作則為敗事執左道而不順於理則為逆凡此非特疑於眾而於國政亦亂之也聲不正則淫服不同則異技也器也不合法度則為奇言行不比先王則為偽學不順其是則為非鬼神時日卜筮不以實告則為假凡此雖非害政而人之視聽不得自信亦疑之也亂政則入造言之刑疑眾則入亂民之刑皆所必誅而無赦故不以聽雖然言行以偽學順而非皆所自為而刑必誅而無赦不已甚乎蓋其行堅也疑於德言辨也疑於道學非也疑於智順非也疑於仁皆足以驚世亂俗此所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陳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君子力排之也

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

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鄭氏曰不赦過亦爲人將易犯圭璧金璋至戎器皆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用器不中度至姦色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錦文珠玉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貪

也成猶善也五穀果實未成不利人木伐之非時禽獸魚鼈殺之非時皆不中用故皆不粥於市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春獻鼈蜃月令季冬始漁關竟上門譏呵察孔氏曰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僞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飲食器者既夕禮敦杆之屬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案鄭註周禮則帛廣二尺四寸若不中度數並不粥於市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也但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醜云禁屬游飲食於市是也前言圭璧金璋是貴者之器非民所宜有此錦文珠玉是華麗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也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也司關之官執

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禁身著異服者又識口爲異言之人防姦僞察非違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司市所執之禁令也天下之民以有易無莫不萃於市也司其市者執禁令以通其有無而犯於國之禁令者不得粥於其市則人人篤於信義而詐僞不生矣物物遂其性命而暴天不作矣禮制由之以立忠愛由之以成故中和可致於市民也

嚴陵方氏曰禁之所在不可違也故以執言也周官士師掌國之五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近則徇之使聞遠則縣之使觀在上待之爲已盡在下習之爲已久如是而猶犯之宜其不赦矣金璋蓋以金飾之璋即考工記所謂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以言圭璧金璋則琥璜之類可知命服謂君所命之服若再命受衣服者是

矣命車謂君所命之車若三命受車馬者是矣戎器不粥而兵車之中度則得粥之者以丘乘出車賦而兵車之粥不可禁故也姦色謂若紅紫之類正色謂若玄黃之類孔子惡紫之奪朱則姦色固能亂正色以其不正足以生姦也錦文猶月令之言文繡言錦則繡可知言文則章可知珠玉未成器而得粥於市者以用之以爲器然後見其爲奢也衣服飲食人之所日用者不可不粥此亦禁其侈靡者而已觀周官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亦不過是也執禁以譏即前關譏而不征禁異服則慮其足以惑衆視識異言則慮其足以惑衆聽特曰識之所以借上之所采而達之故也識與小子識之識同

馬氏曰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交易而退者先王日中之市也先王之爲政在於明分而貴

賤異勢其用不可無差等故圭璧金璋上之所寶也命服命車上之所用也宗廟之器犧牲上之祭祀所用也戎器上之所以禦患也凡此皆上所用非下之所宜有故皆不粥於市先王之為政在於度量而度量不一則先王有所禁故不中度不中數不中量皆不粥於市先王於為政害者使之亡靡者使之微故姦色亂正色錦文珠玉成器衣服飲食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靡也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粥於市所以去其害也異服之在四誅則不以聽而止於禁之識之何也蓋禁之者守關之事也至於誅則在上者之所為也

山陰陸氏曰圭璧金璋言有以下諸物不常有也穀梁曰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金在璋上著金亦器若金敦之類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粥於市也

周官質人掌成市之兵器然則戎器不粥於市為有戎器者也非戎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謂初非粥者也即他飲食不應有禁下言大史大史王左右也遠則舉關近則舉王左右以為其餘莫敢不慎也

李氏曰執禁者持成法以有待也持之以法故曰執待其未然故曰禁雖過不赦欲民莫敢不慎也圭璧金璋命服命車宗廟之器犧牲戎器粥於市則慢禮用器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姦色粥於市則亂政錦文珠玉成器飲食粥於市則靡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而粥於市則傷物周官司市凡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錦文成器飲食民得以有而不禁圭璧金璋犧牲商得以資賈得以粥而無禁命服命車戎器工得

以作而無禁故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皆十二而此言其禁則十有四也

盱江李氏曰司市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民謂物行沽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召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却之也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又偽時之禁俱十有二工不得作賈不得粥商不得資民不得畜此經所言亦其類也夫理財之道去偽為先民之詐偽蓋其常心矧茲市井飾行儻慝何所不至哉姦偽惡物而可雜亂欺人以取利則人競趨之矣豈惟愚民見其邪使人妨日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矣物無用則國不實矣下去本而上失實禍自此始也至於侈靡皆為人費雖不可盡去亦當制節使微少矣孟冬之月令曰毋或作為淫巧以蕩

上心必功致為上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正此之謂也

石林葉氏曰以令示於衆而使之避者禁也一弛其禁而赦之則犯者必多故不赦過自主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道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貳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議論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而析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者譏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人情所不免故下大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為治天下之終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治市之法如此之致詳蓋所以杜其僭

踰欺詐而又以順時令者也關之有征先王之通法孟子謂今之為關將以為暴豈有征即是暴邪蓋言征之有過於先王之法者也

吳氏萃曰司市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皆十有二而在民尤先於商賈與工者民不敢用則商賈不敢敗工亦不敢造也王制其禁凡十有四先王之世大率言於市如此此民之所以安分務本而無奢淫姦偽之習也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鄭氏曰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

孔氏曰此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之事奉進也鄭註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

子壤法亂紀鄭註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祖父也子卯已具檀弓疏此惡亦兼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註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長樂劉氏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大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各徵作於四時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長樂陳氏曰諱則非可言惡則非可為執簡記則王知所從奉諱惡則王知所辟凡此施於喪祭軍賓會同之類而已若夫四方之政事與其志則有誦訓傳道及詔辟忌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大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大史者以小史為大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簡冊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耳故以典禮言之

山陰陸氏曰此言執簡書王言動善則記之惡雖記之猶諱變善言奉著善臣所奉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廬陵胡氏曰諱惡謂人主所諱言而惡聞者賈山云人主惡聞其過是也故下云受諫

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鄭氏曰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為也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猶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齊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斷計要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以其歲終天子舊來所施之事或有

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齋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總主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也豕宰貳王治事故亦齋戒贊王受羣臣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唯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者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百官齋戒受

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即十月蜡祭飲酒勞農也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案周禮註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鄭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寇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夏傳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嚴陵方氏曰齊以齊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爲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故君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諫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內所諫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受之何哉蓋今歲於是乎幾終來歲於是乎更始朔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

宣既驗者可因為之監未然者可豫為之防君臣上下其
 可以不慎乎則齋戒以受之不為過矣成即周官司會之
 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
 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獨先於眾焉冢宰
 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
 者以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
 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其計要正司馬之所掌
 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
 空齋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崇四術立四教焉故樂正之質則司
 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
 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
 而司市則掌偽飾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
 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百官蓋三
 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
 得達於天子也獨不及宗伯者以樂正所立之教兼於禮
 故也然後休老勞農者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
 冬則一歲之終固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
 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固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
 可休之人農之稼穡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
 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
 王所以奉天時而為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
 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前經言量入
 以為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繫乎天則
 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
 歲事曰成國用曰制也

長樂陳氏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百官積日而治詳天子一日列之而已此司會所以質歲之成於天子也周官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詔王及冢宰則詔王者質於天子是也詔冢宰者冢宰齋戒受質是也於天子言受諫於冢宰言受質受質則列其已然者受諫則列其已然而脩其未然者其受之必至於齋戒無敢慢故也受質然後休老勞農以其萬物歸根之時而老者不可不休百穀既入之後而農者不可不勞休老黨正所謂正齒位籥章所謂息老物是也勞農特牲所謂息田夫月令所謂勞農而休息之是也

馬氏曰日窮于次月窮于紀當是之時上之是非不可以不諫故天子則齋戒以受之下之善否亦不可不校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質者質其是非而聽其誅賞也故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冢宰則齋戒受之說者以贊王受之其說蓋非是矣蓋掌一歲之事者冢宰也而司會者冢宰之屬周官曰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故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天子則降於冢宰故其理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統於冢宰而非冢宰之屬以其職無專達故以其所成從司會以質其誅賞焉天子則以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之成降於三官故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齋戒以受之百官者三官之屬而其職亦無專達故以其成質於三官然後三官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則百官齋戒以受之至於百官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考之周官大樂正者宗伯之所屬大司寇者六卿之所屬與此不同者蓋周官之言周之禮也

延平周氏曰受諫必齋戒者神明之也司會總一歲之文書故質於天子必司會先之大樂正人材之所主大司寇民命之所繫司市國貨之所出三者可謂重矣故從之言司徒司馬司空而不及宗伯者禮出於教故也休老勞農者萬物歸根於冬然後復生於春帝勞乎坎然後復出乎震故蜡所以息老物與勞農者庶其有以繼之也成歲事者成終而成始也

山陰陸氏曰以諫換質言王於此求諫非直受質而已亦王之隆嫌下或不敢諫六官不言宗伯以大樂正見之也廬陵胡氏曰大樂正等由司會以正於王大司徒以下三官不由司會者以其總主萬民得自質於王司會但進其治要耳先儒云天子平斷畢報於下故百官受天子所質之要非也此謂百官自受在下所質正之要也

新安王氏曰冢宰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五官皆齋戒受質惟宗伯不與蓋典禮有常無可損益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鄭氏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註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為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屣升堂崔

氏云燕者殺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
 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
 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
 夏貴禮敬故養老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
 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
 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
 夏后氏饗禮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
 之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則周禮
 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
 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
 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則謂
 之飫其禮亦有飯食故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
 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

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則折
 俎亦曰殺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殺烝謂以燕禮
 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
 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
 國語左傳觀之則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來聘皆折俎
 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來王饗之
 其禮則委饗也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
 戎狄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來
 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
 當不異也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
 云凡饗士庶子饗者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
 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殺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
 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

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鄭註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脫屣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鄭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

是殷禮此言冬夏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若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則通季春三養老也此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取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又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

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
 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
 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
 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
 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
 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
 訊讖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又有
 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
 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
 夫外饗酒正彙人所謂者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先王父
 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
 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
 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

矣

嚴陵方氏曰燕以示慈惠慈惠者上之所以接下也接下
 者天之道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饗以訓恭儉恭儉者下
 之所以事上也事上者人之道故夏后氏以饗禮殷尚質
 故以食禮食禮則簡而質周尚文故脩而兼用之兼用三
 代禮也豈嘗增損於其間哉亦治其壞而已故以脩言之
 清江劉氏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
 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
 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
 豆籩脩其簋簠奉其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節折而
 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
 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
 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體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以慢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晏然是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脩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成若悌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成若下管象武則臣成若所以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延平周氏曰以燕饗對食則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以燕對饗則燕以恩為主饗以禮為主虞氏以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饗饗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饗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矣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鄭氏曰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曰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鄭知國是學者以國與學文相對也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鄭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此養老之事非唯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也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亦當如此

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此禮之所以彌敬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饗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彙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爲過矣內則曰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

嚴陵方氏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之人而已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之人焉養於國者不離於臣道而已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邵故也然養之始於五十者以其始衰故也達於諸侯則以有君道者皆所當然坐亦跪也拜君命之時足一跪而首再至於地也凡拜

必再故以首至於地而備其數蓋所以佚老者而不責之以筋力之禮也瞽以無目而不便於禮故亦如之九十筋力尤衰又不必親拜之矣特使人代受其命可也

清江劉氏曰養於鄉者鄉飲酒之禮五十者始預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者則君就行焉

山陰陸氏曰養於鄉五十與養於國六十與養於學七十後與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饗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五十異糲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鄭氏曰糲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止觀
孔氏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

食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膳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竒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美善之膳水醬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蓋肉為天產所以養陰食為地產所以養陽養陰者常不使勝於養陽者唯五十然後養陰者有以加故曰五十異糲蓋言異於強壯者也六十則不特異糲而又至於有宿肉七十則不特有宿肉而又至於有貳膳貳與大祭再貳之貳同意八十則不特有貳膳而又至於有常珍九十則養之愈備故曰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先王之法嘗寓於甚微使天下後世必於五十然後異糲則養陰者之害已自節矣

而至於九十養之愈備則為子者所以致其孝也

嚴陵方氏曰糗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為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糗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度於閤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雖然養之如此其備豈必人人及於是哉亦可而已

山陰陸氏曰八十常珍若豹胎象節猩脣燕髀是亦珍也

不得謂之常珍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後制

鄭氏曰絞紵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

孔氏曰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為禭不待六十也其槨則死後為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紵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謂為送死之具也或以歲或以時或以月或以日者蓋年愈高而備之愈宜數故也八十而下皆曰制獨九十曰脩者蓋創其始之謂制治其壞之謂脩延平周氏曰六十當以歲制然財或不足而有至於七十者則當以時制於七十又或不足而有至於八十者則當

以月制九十則日脩治之而已歲然後時時然後月者言其緩急之異絞紵衾冒死而後制以其易具且又明人子有所不忍也

馬氏曰自五十異振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食不可以不異故異振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新安朱氏曰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山陰陸氏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鄭氏曰煖温也

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強則盛極矣盛之極亦趨於衰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而往宜有以扶其衰

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

山陰陸氏曰非肉不飽始於五十非帛不煖始於六十皆極於七十

延平周氏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次故曰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孟子言王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然孟子言五十衣帛此言五十始衰何也謂王政既行雖始衰之年已能使之衣帛不待至於六十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鄭氏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長樂陳氏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九十就其室所以尊之以珍從所以養之也

嚴陵方氏曰杖者所以扶其力而優其禮也杖於家者則不得杖於鄉杖於鄉者則不得杖於國杖於國者則不得杖於朝杖於朝者則無適而不以杖矣此隆殺之別也伊

耆氏共王之齒杖者以此至於九十自不能至於朝矣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而杖有所不足道也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有爵者焉故其禮為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唯有爵者而已故其禮為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亦見祭義解

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免於朝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將以尊賢也尊賢則北面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歉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鄭氏曰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故不俟朝月告存每月

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任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新安朱氏曰註揖君當作君揖

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終身而有恥於貪污者也

山陰陸氏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故孟子曰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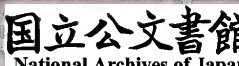
廬陵胡氏曰月告存君使人每月問存否則老者告云存也秩常也君日使人膳則八月月告存之時亦致膳矣嚴陵方氏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鄭氏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

孔氏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則唯據庶人之事力政謂築城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為士卒案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

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如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若於野則力役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五乃免若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如孟氏韓氏說是也鄭註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己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為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

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為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盡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為之禮以息之此經是已周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雖五十猶從力政矣祭義五十不為甸徒則未六十不與服戎矣豈非時異則禮異歟延平周氏曰周官鄉大夫及祭義所載與此經異同者蓋舍征之法始於五十而征之之法極於六十有五其間有征有不征者惟上之人度其筋力之何如耳果筋力可任則不為五十而舍之果筋力可舍則不待六十有五謂不及乎此與過乎此則非法也嚴陵方氏曰從力政從力役之政也與服戎與兵戎之事



也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蓋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別故也或曰從或曰與或曰及何也從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六十之與服戎七十之與賓客非特不從其事也亦且不與之矣及則傍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然則從與者我從與於事故言於事之上及則事有及於我故言於事之下此其辨也

馬氏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賓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蓋代之以子孫矣

山陰陸氏曰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即此所謂不與力政雖不為徒猶以為士是未免服戎之事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鄭氏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孔氏曰鄭知非命為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故知此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長樂陳氏曰顏子年未二十而孔子以為王佐之才則非必五十可以爵也孔子六十有九猶以未聞大道為恥則非必六十不親學也伯夷大公老而後歸周則非必七十而致政也記之所言特以中人為法而已

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

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內則傳其事於子孫也唯衰麻為喪則於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金華應氏曰自五十養於國至七十致政非公私暇豫而財力豐饒禮制脩舉而品節分明道德尊隆而教化浹洽豈易及此

山陰陸氏曰六十而猶學晚矣蓋當是時雖離文字可也唯衰麻為喪言雖重服唯服衰麻而已據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彼言麻衰此言衰麻衰麻先衰以輕服服重也荀子曰七十唯衰存據此雖謂之麻衰無牡麻經矣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鄭氏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絃

孔氏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養云邦饗耆老掌其割

亨鄭註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
 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
 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鄭註云上庠右學大學
 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
 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為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
 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
 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為有虞氏
 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
 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
 也故鄉射云豫則鈞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註豫讀如成
 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為
 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

長樂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殷
 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廱成均瞽宗
 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此養焉下
 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此養焉記曰天子設
 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
 宗即右學也蓋以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廱以其成
 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養士則謂之庠以教人則
 謂之校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
 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
 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
 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
 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
 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
 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祀

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禮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殷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殷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樂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西北者天所位也有虞氏體天道而帝故以上庠為尊焉東序居於寅地而寅卯者人所見也夏后氏立人道而王故以東序為尊焉殷尚質故以右學為尊右為陰之正而天地之質成於陰之正故也周尚文故以東膠為首蓋東為陽之中而天地之文作於陽之中故也虞以上庠居右然不謂之右而謂之上者蓋天位在上不可謂之右故也殷以右學為上然不謂之上而謂之右者蓋陰之道貴右不可謂之上故也東序居下庠之位然不謂之下者蓋夏后氏以東序為尊而下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東膠居左學之位然不謂之左者蓋周人以東膠為尊而左之名非所以稱尊故也國老猶國子謂之國以對家言之則為貴故也庶老猶庶子謂之庶以對適言之則為眾故也以庶老為眾則知國老之為寡以國老為貴則知庶老之為賤矣然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此以養老不亦宜乎皆學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學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為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射

以正己為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制其文故周曰膠雖然虞曰米廩則不特謂之庠矣夏曰校則不特謂之序矣殷曰瞽宗則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則不特謂之膠矣經言耆老皆朝于庠則庠又非獨虞有之黨正屬於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米廩謂之瞽宗謂之辟廱皆學也故孟子於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馬氏曰以方言之則東為上以內言之則國為內故周人養國老於東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皆在於國之內也以四方言之則西者成德之地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皆在西也凡此皆其所向之不同也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上庠右學皆西也東序東膠皆左也虞與殷尚右貴有為也夏與周尚左貴陽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今於夏則謂之東序於周則謂之東膠何也蓋以其教人於此則皆得謂之校以其射於此則皆得謂之序以其養士於此則皆得謂之庠以其糾不帥者於此則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其應時改造之名耳

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自諸侯言之膠其所謂校者邪左傳曰鄭人遊於鄉校又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據此校雖在鄉距國不遠

矣 又新說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以舜上庠夏東序殷右學周東膠為四代之大學舜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為四代之小學非是也蓋曰四代養老之禮或在大學或在小學各不同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也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

新安朱氏曰諸儒皆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蓋亦因王制之言而意之耳陳氏說其位置又與鄭氏諸儒之說不同皆無所考闕之可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鄭氏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

孔氏曰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為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鄭註云畫羽飾之上註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註云夏殷未聞者臯陶謨謂之虞夏書故因云虞夏之制其實唯謂虞也鄭註養老之服皆與羣臣燕之服者以經云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用玄衣故知燕羣臣之服也深衣謂白布衣其冠未聞皇氏云服皇冠崔氏以為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夏

尚黑燕衣黑衣也縞衣白布深衣也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周則兼用之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為玄衣素裳也云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皆著章甫之冠夏朝服著牟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云服是服者證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也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人所著康子僭效之冠禮記云周弁殷皐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廣大也皐名出於懽懽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牟追夏后氏之道也鄭註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毋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橫渠張氏曰有虞氏言氏者止以其身而得天下自庶人時已稱虞舜止嘗納于大麓元不曾有封大麓者夏后氏言后者謂以君而得天下殷人與周人言人者謂以衆而得天下以君者止以其君之身以衆者謂以其國之衆有此分別各以其所以得天下名之夏后氏猶言夏君氏稱君者以國興禹崇伯之子也殷周以衆興言以其衆興起於彼方也

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

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皇與收啤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縞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者言冠則知其有衣故虞則十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二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延平周氏曰有虞言氏而不言后夏后言后而言氏至殷周而皆言人者氏者言其旁出而有所別后者言其繼世以為君蓋堯以天道治人而舜以人道奉天則舜於天道乃旁出而別之者也夏則繼於舜而為旁出者也至於殷周人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卑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事極其嚴故冕而玄衣纁裳則上下各異其制養老之情貴其親故皮弁而緇衣則上下相連而不殊取其便也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

鄭氏曰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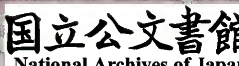
可皆養廢廢於人事自諸侯來從諸侯來也

孔氏曰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以其新徙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為入所欲故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註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徙也

長樂陳氏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有其德而非其年則未可以養有其年而非其德則不可以養特言引年者養老以年為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寬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寬疾以至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

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廢疾者蓋亦不特復其身而已新眡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自家而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則自國而將徙於大夫者可知自諸侯徙其家期不從政則自大夫來徙國者可知先王之於徙者遠則有節近則有授所以制之以義寬之以無征優之以下劑所以綏之以仁又禮書曰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踐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

嚴陵方氏曰引如負罪引匿之引蓋引其年高下以為養禮之隆殺故也
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居



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六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鄭氏曰餼廩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為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僕也僕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

鹿無所依也

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
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
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
以老少年齒為限也

黃氏曰斯蓋敘帝王仁政均田勸農禮樂既興民心不貪
而趨業矣孟子所謂菽粟如水火國儲民食咸畜十年則
是國家以振窮民為必行之政矣况閭比有序則五黨為
州使之相賙而四窮之民處其鄉里州長自率二千五百
家而賙救之則所謂無告者皆獲其養也
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通莫之得矣
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為序者輕重之序也此以
孤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何也豈非所養之
常餼多寡有二等故此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
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
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作記者言少而無
父則孤為輕

山陰陸氏曰為其無告也故書以無告為言所謂天之窮
民於天為窮於人宜達

瘖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鄭氏曰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
不能聞聲跛躄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
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



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以廩
 餼食之案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權縛註云使
 擊鍾籥篠蒙璆註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註云扶
 持也廬戟柄也矇瞍循聲註云歌詠琴瑟聾瞶司火註云
 使主然火其童昏聾瘖僂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
 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躄此不云籥篠戚施說文不具外
 傳瘖與僂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
 異也

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
 之實土聾者以之司火別者以之守園別則跛躄斷者之
 類也侏儒以之扶廬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
 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
 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何也
 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
 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
 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鄭氏曰道有三塗遠別也

長樂陳氏曰男女嫌於無別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
 從中央孔子為中都宰其民至於男女別塗蓋以此也設
 弧悅男左門女右門拜男尚左女尚右鬢亦男左女右祭
 則君在阼夫人在房此陰陽之理也道路則男右女左者
 地道尊右故也詩葛屨曰宛然左辟

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四方四方者男子所有事也女
 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為故其所由如此道
 路見月令季春解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

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唯中乃可以言央也
延平周氏曰男女尊卑之節雖在道路亦不廢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斑白
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鄭氏曰廣敬也謂於塗中輕任并重任分皆謂以與少者
雜色曰斑徒猶空也

孔氏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
併與少者擔之也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為
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為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於五
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教化父之齒隨
行父子之教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教著於道
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教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
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斑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
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為
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時孝弟發於朝廷行乎道路疾行先
長則以不弟名之其孰一舉足而敢忘禮哉文王之化至
於行者讓路蓋本諸此君子耆老不徒行故五十無車不
越疆而弔人庶人耆老不徒食故七十可以食肉不徒行
者必不徒食不徒食者不必不徒行

嚴陵方氏曰父之齒謂與父為長幼之齒者兄之齒謂與
兄為長幼之齒者隨行則從其後也鴈行則差其次也朋
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為先後之序也輕任并重任分
二者皆以優老者而已然孟子言斑白不負戴者蓋負以
背而戴以頂提挈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亦互相備內則曰

士不貳羹哉蓋君子未嘗徒食故也前言斑白者不提挈蓋庶人未嘗不徒行故也大夫謂之君子則以位稱之士謂之君子則以德稱之也此以君子對庶人而言則主於士也明矣

山陰陸氏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視此焉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鄭氏曰造為也

皇氏曰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正義

長樂陳氏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也君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有患則先諸己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則先諸己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

延平周氏曰庶人共祭器而至於大夫則不假者以其家邑足以具之也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嚴陵方氏曰祭器不假言當自具也不造燕器與養器為後同義以食言則曰養以居言則曰燕其實一也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方一里為田九百畝案論語註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鄭註億今十萬者方十里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為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非鄭義也更計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為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為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為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

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為萬億鄭因此錯本但云萬億即今之萬萬 皇氏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嚴陵方氏曰古者步百為畝畝三為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則一里方三百步為田適九百畝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言正謂是也積而推之至於為田九萬億畝其理亦若是而已

延平周氏曰方里為井故為田九百畝井十為成故為田九萬畝成十為通故為田九十億畝十通則百億井矣故為田九萬億畝

李氏曰愚考之自此後漢儒註王制之文也盧植以王制為漢文帝博士所撰蓋疑是歟此即註天子之田千里之文也億千萬也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城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荊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遙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也

長樂陳氏曰不足乎千里謂之千里而近過乎千里謂之千里而遙至則非盡其地故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王制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者王制言其地之所訖禹貢言聲教之所訖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耳

李氏曰此經乃註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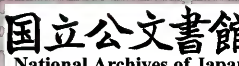
金華應氏曰海環宇宙之大此所謂至於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流夷徼之外疆理有所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為限蓋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北者河流縈帶而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古今之疆理天地之大運中國夷狄之消長大略可見當先王盛時東西南北各有不盡之地蓋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若禹貢之東漸西被而朔南咸暨特其聲教所及非必貢賦之所限也故外薄四海弼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者也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五千里者此民田之大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內曰外二字而治之詳略可知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鄭氏曰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

嚴陵方氏曰高而藏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積曰林林所附曰麓川澤見名山大川解溝瀆見月令季春解城郭見禮運解宮室見曲禮宮室解夫方百里者百故為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為可耕之田矣四海之內不必皆如此特其大略然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鄭註周猶以十寸為尺案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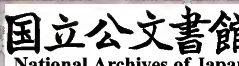
周猶以十寸為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為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為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為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為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為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為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為二千五百步相併為五千步是總為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

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為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為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為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為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為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為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長樂陳氏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寸尺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

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案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玉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此八寸尺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之尺至有一十五種蓋古尺既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

禮書
嚴陵方氏曰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則一止一止之所至宜亦如之故古者以八尺為步後世以六尺四



寸為步者以八八六十四言之則是古尺當今適八寸爾
 司馬法以六尺為步者即六尺四寸之率也案禮圖有黍
 尺有指尺蓋累一黍為一分按一指為一寸黍尺則其長
 百黍指尺則其長十指矣然而地有肥瘠人有長短則黍
 之與指安能無差此古今之尺所以異歟所謂東田則詩
 所謂南東其畝是也言南則以廬在其北而鄉南言東則
 以廬在其西而鄉東畝有南東而詩又言南畝者人以鄉
 南為正故也此止謂之東田者耕事始於東方故也

延平周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而周亦十有一歲同度量
 此步尺所以一而得其正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
 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
 短而上之人又失其同度量之法此步尺所以異同也
 李氏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者則校八尺為差短也案史記秦始皇始以六尺為步此言古
 者即秦也又案晉張華所撰律管即京房漢尺謂漢張蒼
 之尺也以阮咸所得周玉尺校華之管為長則漢尺校周
 尺為短是以知漢儒註王制之文也此註制農田百畝文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
 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
 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孔氏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
 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為
 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立大國三十

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為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為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為附庸間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即巡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李氏曰此乃註名山大澤附庸間田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開方通算畿內外萬里展計十萬里之法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乃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乃七千里共通計萬里之地乃公侯之國又封方七十里之國六十乃伯之國通計三分中除一分只得二千九百四十里總前三十箇百里共五千九百四十里為方百里者二十九者此指實數算之計二千九百里方十里者四十者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四十里總前二十九箇方百里之國却湊得前段

二千九百四十里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此指實數言之計
 四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但得六十
 里通餘方數共四千六十里統前方百里及七十里之數
 五千九百四十里却好共成萬里方五十里之國一百二
 十者此子男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得三千里方百里
 者三十此申言上二句實數計三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十
 此指實數算之得一千里方十里者六十此就十分中止
 算其一正得六十里通五十里之國至此四節亦共得四
 千六十里統前共算亦是成萬里之成數開方共十萬里
 之地此論九州州二百一十國之數

延平周氏曰所謂封方百里者三十國之類非實有此國
 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
 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
 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
 天下蓋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
 山大澤不以封亦非不以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
 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
 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
 國間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
 皆間田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
 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
 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
 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

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為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為四十九為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為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為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為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為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延平周氏曰此亦非實有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論畿內建國之法也已解前篇首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閒田則以前見之

李氏曰此乃註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七十三國之文也

永嘉徐氏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乃萬里之地封方百里者九乃公之國計九百里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此指實數算之計九千一百里通前共萬里之地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此指卿之國三分中止算二分合得一千二十九里通前百里者九計一千九百二十九里為方百

里者十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此指實數言之計八千里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此十分中算其一計二十九里此申言前之餘數亦是一千二十九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七十一里通前封方百里及七十里統計萬里之地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此大夫之國就十分中止算其半合得千五百七十五里通前共計三千五百單四里為方百里者十五此指實數言之計一千五百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此指十分中算其一計七十五里此乃申言前千五百七十五里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此指實數言之計六千四百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就十分中止算其一計九千六里統計百里七十里之國共成萬里之數開方則成十萬之地此指天子之縣內方千里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二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孔氏曰自此至爵祿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前已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之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謂大國之君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也次國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

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唯得三大夫祿耳故特
 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謂
 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
 二大夫祿耳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大國
 三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
 卿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
 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
 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
 則祿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
 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
 卿大夫士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
 下士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耳

李氏曰此乃註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文也
 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眾
 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歟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
 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為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
 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
 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眾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
 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眾力而共為之
 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
 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
 眾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
 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
 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
 孔氏曰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
 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
 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
 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
 齊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天子巡
 守有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為朝有湯沐之邑於
 天子之縣內宜矣 禮書曰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則
 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不然諸侯湯沐之邑多矣
 盡王畿其足以容之乎許田魯侯湯沐之邑也祊鄭伯從
 祭泰山湯沐之邑也邑非諸侯之所得專魯鄭專而易之
 此春秋所以譏也昔祝鮀盛稱魯衛晉國之封而衛有湯
 沐之邑則湯沐之邑豈諸侯之所均也漢諸侯皆有邸於
 京師武帝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蓋先王之遺制也先王
 之時湯沐邑皆有所賦漢初民無蓋藏高祖於是省禁輕
 租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
 之經費

嚴陵方氏曰三監即篇首所言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是
 也彼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
 於諸侯三監監方伯方伯所以監諸侯而已其實一也以
 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其祿視諸侯之卿
 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必太厚故也其爵視次國之君者
 以三監之職其權不可不重故也湯沐之邑者以其邑之
 所出而共湯沐之資也春秋傳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
 宿之邑焉蓋謂是矣然此止言方伯者豈非以視元士之

邑者獨方伯乎

延平周氏曰侯分以州州統以牧牧統以伯又監以大夫此上下足以相制而莫敢為亂又況有仁義而為之維持者哉所謂祿取於方伯之地者豈非取方伯附庸之地乎李氏曰此乃註三監之文也方伯為朝止元士註天子之縣內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昔者管叔蔡叔霍叔皆為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為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勅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為康叔之疇然則祿視諸侯之卿爵視次國之君亦可見矣既監其國當食祿於其地無由復受爵於王朝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內之國也

孔氏曰鄭知大夫不世爵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故知此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內及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內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為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內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

公是也今總云為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總號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

河南程氏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官故賢才眾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是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是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則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

嚴陵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謂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有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禮運曰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則天子之大夫世祿也明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

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

李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此註外諸侯世子之文也大夫不世爵止世祿此註內諸侯之文也

新安王氏曰繼世而為諸侯象賢也諸侯入於天子之國則為卿其次為大夫成王末年芮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是以諸侯為天子之卿也齊侯呂伋為虎賁是以諸侯為大夫也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苟無君命而為諸侯春秋於桓公所

以歲首不書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鄭氏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長樂陳氏曰禮待教然後行教待政然後立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之五禮洪範之八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禮之始昏者禮之本故六禮以是為先然冠陽禮也昏陰禮也故以冠昏為之序喪禮主於內祭禮達於外先喪而後祭者因自內以及外也冠昏而下有國者之所同也而鄉飲酒特施於一鄉儀禮相見特主於

士而已故又言之於末焉夫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修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以飲食為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李氏曰此註司徒修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江陵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別註不能通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

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禮記集說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